

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

王喜绒 等◎著

20世纪 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 206.6
W 385

王喜绒 等◎著



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81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王喜绒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5004-4403-6

I . 20… II . 王… III . 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381 号

责任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9.625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禁权必究

总序

丝绸之路悠扬的骆铃声不断放飞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黄河古道的滚滚洪流始终搏击着华夏儿女的文化血脉。边塞大漠上的长河落日，辉映过金戈铁马的雄姿，祁连山脉中的清冽雪水，浇灌出了朵朵文化奇葩。中外文化曾在这里交光互影，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西部的历史——透着贫瘠和苍凉，也透着强劲与神奇。

大开发的号角又一次震起了西部人马踏飞燕的英雄豪气，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在阳关古道上重新撒下了纷飞的丝路花雨。汉唐气魄曾使我们胸纳东、西，眼放四海；腾飞的中华又让我们探首国外，博采众长。今天的西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正一跃而起！

我们尽管还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者，但却是厚重文化积淀的承载者；身处边远西部，却不乏科学上的求索勇气。丛书《文化：理论与实践》，既是我们对历史的呼应，又是试图跻身文化前沿，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我们苦苦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开掘于多学科渗透的沃土，思索于理论光照下的新大陆，探索于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冲积层，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套丛书就是长途跋涉的产物。我们深知，西部需要经济发展的高速

度，也需要文化上的大繁荣。

忆往昔，丝路繁忙，浩翰大漠振雄风；看今朝，春风浩荡，羌笛琵琶翻新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海大潮中，我们的声音也许微而又微，但只要呐喊，希望就在前面。

兰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王喜城

2003年10月22日

王喜绒 /

前　　言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认识世界，不得不将各种对象从原来的整体与联系中孤立出来，加以切割和分析，从而建立了各门学科。这种分门别类式的研究虽然十分必要，也大大促进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却往往在某些方面失去了事物原有的特性——主要是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亦即共性的一面。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不断发现不同学科领域所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并使这种共性的研究成为可能。特别是现在，各门学科的相互切入、渗透、融合，各种边缘学科的勃兴，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种文化发展态势下，各门学科的研究如果继续在孤立、封闭、割裂的状态中进行，要取得突破性拓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打破文学与其他学科界限，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之间的关系，使文学批评跨越时空界限，朝着包蕴多学科知识的灿烂前途迈进，也已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股最新潮流。

然而回顾、反思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虽然硕果累累，也谈得上多角度、多层次；打破国界与语言界限，把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放进比较文学领域里进行影响研究和本学科

范围的平行研究，亦随时可见。但打破学科界限，把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其他学科领域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系统梳理百年文学发展历史中，文学与其他学科及艺术门类间的影响、渗透和生发关系，以及由此带给中国文学的冲击和新变，并从中总结出文学创作中某些规律性、前瞻性的东西，至今还较少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跨越文学学科界限，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和学科背景下深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交叉关系。社会科学（主要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边缘学科（主要是人类学、心理学）、其他艺术（主要是音乐、美术、影视、雕塑）、自然科学、宗教等，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和渗透。这种影响和渗透不仅大大更新了一代学人的文学观念，有力拓展了创作主体的思维空间和在文学园地纵横驰骋的天地，也丰富和刷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表现主题和表现形式，使文学创作因为有机融入其他学科的最新理念和表现手段，既避免了一味拘泥于自我法则而导致的呆板和单调，显得富有新鲜感、刺激性、现代性；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覆盖力，弥补了随着社会生活发展，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不足以表达超负荷和多色调的意念主题的缺陷，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味。所以从这一角度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其成果不仅将填补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某些空白；总结出的规律性东西，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也极具指导意义。而且，交叉研究对文学研究视阈的拓展，又能使人们在宏阔的学科背景上，得以认识在纯文学领域里不曾认识的许多新问题，或是从新角度看某些老问题的新的价值与意义，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对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它对开阔国人的文学批评视野，拓展批评的话语空间，激发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和我的研究学生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便锁定了这一研究视角，结合我的比较文学教学活动，将这一研究年复一年地付之于具体的实践中。

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的研究将按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发展阶段，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分段研究：①挑选出各个历史时期中涉及跨学科内容、因而极具研究价值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就其中的学科交叉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索这一关系对文学创作打破传统束缚，走向新变的特殊意义。②利用点上的研究成果，以点带面，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出现的多学科交叉关系，进行较为宏观的纵向系统梳理，分析研究这一特殊关系引发的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变，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推动作用。③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多学科交叉”为题，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创作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然而由于精力和能力的双重限制，我们的研究至今还集中在第一阶段。时光匆匆，转眼之间，带着这一课题，我们已从 20 世纪跨入了 21 世纪。尽管研究的学术前景依然充满了诱惑，但毋庸讳言，研究的难度也是空前的，因为它要求于研究者的，不仅是文学和批评方面的修养，还必须拥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交叉过的其他学科知识的积累。所以要全部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就仍需相当时日。有鉴于此，让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快面世，以便开通学术交流的对话渠道，及时汲取各种有益的学术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促进我们持续、深入的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成了一种必须，这就促成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书的出版。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受到了兰州大学科研处、教务处和中文系的大力支持，有关朋友的热心相帮和编辑的辛劳也是永难忘怀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3年2月2日于兰州大学

目 录

前言 (1)

一 文学与其他艺术

张爱玲的《传奇》与绘画艺术 (1)

 I 构图—具象是作者独具的个性色彩 (1)

 II 技巧和功能方面与绘画艺术的深层交错 (7)

 III 色彩的飞扬与流动 (14)

 IV 绘画技巧走入《传奇》的原因探寻 (20)

鲁迅的文学创作与造型艺术 (26)

 I 鲁迅与美术 (26)

 II 精于构图—具象 (30)

 III 色彩的巧妙运用 (34)

 IV 木刻艺术的创造性借鉴 (38)

笔墨人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与绘画艺术 (43)

 I 文人画作家 (43)

 II 风俗画作家 (49)

艾青诗歌与美术关系探微 (55)

 I “诗应是文字的绘画” (55)

 II “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 (58)

III	“以准确而调和的色彩描画生活”	(61)
IV	对明暗绘画技法的借鉴	(64)

二 文学与宗教

许地山与宗教	(68)	
I	许地山的宗教文化人格构成	(69)
II	宗教视阈下的独特审美追求	(77)
III	“文化的真人”和“道德的完人”(上)	(81)
IV	“文化的真人”和“道德的完人”(下)	(89)
V	多元宗教文化在文本表现形式中的艺术发散	(95)
文学与佛教:也谈许地山早期创作的“为人生”	(105)	
I	许地山的文学主张与佛教	(105)
II	佛教影响下的“为人生”的独特内涵	(109)
III	表现形式的独具一格	(114)

三 文学与自然科学

鲁迅的创作与自然科学	(122)	
I	与自然科学结缘	(123)
II	科学理念对思想的提升	(127)
III	科学批评的艺术走向	(133)
IV	特殊的话语权和别具一格的思维	(141)
V	文体的独特	(148)
诗歌创作与建筑艺术的交叉:论林徽因诗作的“建筑美”	(158)	
I	对新月社“建筑美”主张的认同和呼应	(158)
II	“建筑美”追求中的匠心独运和创造	(161)
III	诗作与建筑艺术的深层交错	(165)

四 文学与社会文化

冰心与三种文化	(173)
I 三种文化在冰心内心世界里的流动和聚合	(174)
II 关于“人”的独特审美观照与艺术表现	(178)
III 文化史的理想	(183)
人与海：海明威与冰心创作的一个解读视角	(193)
I 大海是流动于冰心、海明威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193)
II 海意象与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	(196)
III 海意象与中西文化	(201)
比较文化视野的形成与近代小说的勃兴	(206)
I 一元文化视野与中国小说的卑下地位	(207)
II 比较文化视野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正宗地位的获得	(210)
III 小说观念的现代化变迁与创作的执著于现实	(216)
IV 多元视界下的艺术创新实践	(221)
20年代新文学的忧患意识与中外文化	(232)
I 忧患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232)
II 忧患：中外文化的一个重要交融点	(237)
III 在中外文化交融中诞生的忧患新质	(241)

五 文学与心理学

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247)
I 城乡文化间的凝神关照	(247)
II 认同危机与重构民族灵魂的热望	(254)
III 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	(265)

六 文学与生态学

人与自然：在生态批评的视阈中重新检视中国知青小说 … (278)

- I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知青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
种关系 (279)
- II “自然”审美视角在知青小说中的缺席 (283)
- III 在人与自然主题的开掘中开创知青小说的新
局面 (288)

王喜绒 /

张爱玲的《传奇》与绘画艺术

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中，大概还没有谁的创作比张爱玲的《传奇》更能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深刻印象：篇篇作品都试图跃出小说载体本身，在绘画艺术中得到更好的表现与满足。这就使她的小说创作不仅常常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字绘画，体现出了鲜明的绘画艺术效果，也直接呼应了20世纪以来美学发展中各个艺术门类互相突破渗透，以扩大其表现力的趋势。这是张爱玲为现代文坛又一新的添色加彩处，也是至今对张爱玲创作研究中，还较少深入开掘的地方。本文正是要从这一打上了作家鲜明个性印记的地方切入，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做出新的解读。

I 构图—具象是作者独具的个性色彩

就像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绘画与小说虽然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迥然有别。画家是用线条和色彩，通过构图，用生动具体的艺术画面具象式地反映生活；小说家则用语言文字，通过描写编织出一个使读者得以进入其中的虚构小说世界，藉以概括和反映生活。这也就是黑格尔论述过的艺术家感受和知

觉生活的方式区别：“音乐家只能用乐曲来表现在他胸中鼓动的最深刻的东西，凡是他所感到的，他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曲调，正如画家把他的情感马上就变成形状和颜色，诗人把他的情感马上就变成诗的表象，用和谐的字句把他所创作的意思表达出来。”黑格尔把这种特殊感觉方式叫做“实践性的感觉力”。^①在他看来，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实践性的感觉力也会随之不同。然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却颠覆了这一传统的，同时也是极具普遍性品格的差异，作为小说家却追求画家所特有的实践性的感觉力，使构图一具象不仅成了《传奇》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也构成了作者独具的个性色彩。尽管说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小说创作可供作家随意差遣的只有文字符号，但由于文字符号用苏珊·朗格的话说：“既具有抽象性的一面，又具有具象性的一面。当我们看到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具象性的一面时，符号本身就显示出它的‘再现’功能；同时，由于文字符号具有情绪内容、情绪色彩，它就成为艺术的符号，就成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具，因此它具有‘表现’功能。”^②于是，张爱玲通过充分开掘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具象性”的再现功能，用语言文字构图、具象，从而在小说载体中鲜明地传达出了绘画所特有的可视性艺术效果。这首先就表现在《传奇》的总体风貌勾勒上，作者为读者描绘出的是这样一幅可视可感的画图：

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
噩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处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端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

车厢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双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③

有意思的是，道出这番阅读感受的“迅雨”其人，正是在法国攻读过美术史，对文学和美术都有相当研究的傅雷先生。而且他研读美术史时，正值这一学科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蓬勃发展，以致一些学者宣称“20世纪是美术史的世纪”。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专门攻读过这门学科的傅雷，无论如何对绘画艺术的理解与把握，是要远高于同辈人之上的。所以他对《传奇》的这番解读，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作品题材、人物、背景等的归纳与概括，其中还渗透着一位有相当美术造诣的专家，对《传奇》所传达出的绘画效果的敏感。这就正如他接着说的：“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其次，在微观的展现上，张爱玲也充分运用画家实践性的感觉力，力求做到情节展开的过程，就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画面快速移动的过程，不仅人物造型、空间摆设、大小聚散，都常常是工笔细描出的一幅幅色彩明艳的画图，往往一段描写就是一幅可视可感的图画。比如《封锁》中的这段文字：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尽管这类画面还不是画家提供给观赏者的那种“物质的图画”，

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感受到。但是当作者把自己的表现对象写得如此逼真生动，如在眼前，使读者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她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作者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可以说这时的作家更多地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方式在审视和表现她要反映的生活。正由于此，她用语言文字勾勒出的生活画面，便产生了物质的图画所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可感性艺术效果。

另外，在宏观、微观的勾勒之外，张爱玲又把具象化的艺术手法的运用，推进到了人物的心理世界。这是作者用文字作画最有创意的地方，也是她大步跨越传统之处。说其“大步跨越”，是因为在这里作者已经两次逾越了传统的表现领域：一是对小说表现领域的超越，把本应由小说载体完成的表达交给了绘画艺术，使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世界律动一下具象化，变得有形、有色，甚至有声，宛然如在眼前；二是对绘画艺术表现领域的跨越。按传统分野，绘画“描绘的是在空间并列的物体”，由于要作用于人的视觉，所以“它的题材只限于‘眼见的事物’”，难于触及肉眼看不见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情状。^④但是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却通过大量意象的巧妙运用，毫不费力地将人物的感官印象与情绪状态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感官捕捉到的每一意象，都直接地展示特定的心理内容，甚至一片风景往往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作者用这样的意象表现香港开仗后，独处空荡的大公寓中，无人关照又未置办米粮的流苏，对空袭格外痛切的感受：

“孜孜孜……”痛楚地，像牙医的螺旋电器，直挫进灵魂的深处。